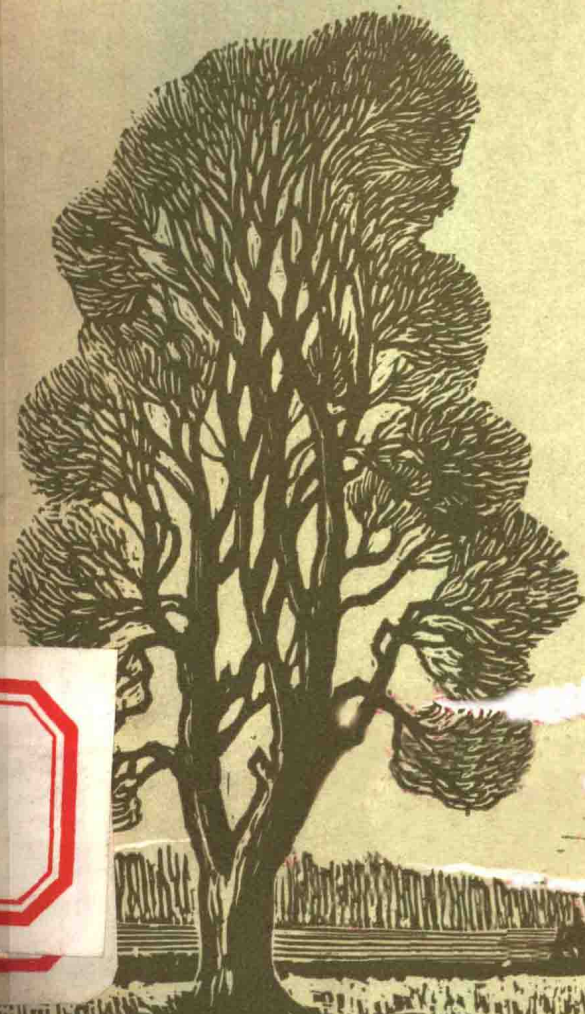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犁

李方立 著



第 一 犁

李 方 立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• 北 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部长篇，主要反映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初期，农村中政治上、思想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。小说的背景是华北平原的两个村庄。一九五四年春，这里开始建立拖拉机站，一面为先进的农业社示范耕作，同时也为了培养干部、创造经验，迎接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来临，进行大规模机耕打下基础。可是个别村干部的思想赶不上这种新的发展，滋生了资本主义思想，给党的工作和生产带来了不小损害。富农、地主分子利用村与村之间的某些纠纷，鑽空子破坏。由于党的领导密切地团结和依靠群众，终于克服了所有的困难，使这两个村庄出现了新的局面。小说风格朴实，充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

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506 字数137,000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 9/16 插页4

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20000册

定价(8)0.59元

卷 一

太阳落了好大会了。天空上这里一挤眼，那里一挤眼，星星闪着亮。

庄稼眼看就要净地，正是起棉花秸、刨红薯的时候。在收罢庄稼的田地里，闪下的庄稼茬子上，浸出来了小露水珠。鸣虫儿从土缝里趴出来，伏在红薯叶和棉花叶上，唧唧，唧唧，不断腔，直叫唤。

离赵楼村东半里多远的一条大路旁边，聚着一大伙儿人。这里有一眼浇地的水井，井台上长着几棵柳树。赵楼社的社主任赵青石，坐在一棵柳树柯杈上，老伸着脖子，昂着头，向远方探望。忽然，赵青石扶着柳杈子站起来，向大家打招呼：

“喂！来啦，来啦，看那边有个亮！”

“不是，”乡支书赵明亮先回应赵青石，“要能真看到亮，还能听不见响。”

赵青石就摆着手，招呼赵明亮住口：

“别出声！仔细听听，好象有马达响啦！”

赵明亮才又回应说：

“我看准是你想拖拉机想的，看花眼、听迷耳朵啦！”

这时，別的人們也忍不住的开了腔：

“怎么現在還沒动靜。別說是机器走路，就是套上牛車去拉，也該把它拉来啦。”

“难道走到路上，被別的村上扣留住了。”

“也許是摸錯路了吧。”

赵青石只好又坐在柳树柯杈上，向远方探望。被他碰住的一根柳椽子，又撞上別的柳椽子，几根柳椽子一齐搖晃起来，抖落了許多黄叶。

赵楼今天早晨接到的通知上說，拖拉机不分昼夜，一定能开到村里来。一整天，村里人們都說不定什么时候，就轉脸向远方探望一下，有沒有拖拉机的影兒。白天拖拉机沒来到，一落太阳，赵青石和赵明亮就出村去探信。那时，在地里做活的人們，還沒下晌回村去吃晚飯，停下活，等候看拖拉机。当赵青石和赵明亮来到这处大路旁时，从地里赶来了好些人。赵青石和赵明亮看着人們做了一天活，晚上再不顧一切迎接拖拉机，会影响明天生产，所以他們就招呼人們停在这里，沒再向前走。赵青石一停下，就趴上了那棵柳树坐在柯杈上，从高处探望远方去了。

赵楼正东是曹坊，这是乡里互助合作比較好的两个大村。乡支部决定，要在赵楼和曹坊間，創造大片机耕区作示范。赵楼的田地有頂到曹坊村边上的，曹坊的田地也有頂到赵楼村边上的，最好以村为单位，画一道地界，这边的田地归这村，那边的田地归那村。机耕时从这村

头上开犁，一直犁到那村头上，地界这边的地由这村出机耕费，那边的机耕费由那村出。趁着在这里等拖拉机的工夫，赵明亮就向人们酝酿换地的事儿。赵青石却一直坐在那棵树柯杈上，一面向远方探望拖拉机，一面想心事，没顾得向他们插一句嘴。

刚才，赵青石看花了眼，听迷了耳朵，高兴的一打招呼，把赵明亮和人们的谈话打断了。结果，赵青石认清了那并不是拖拉机真有了影儿，只是心里念道了一句：“原来是一辆走夜路的马车，晃着一盏车灯，瞎搅乱眼睛。这种马车！”他就继续探望着远方，想开心事了。赵明亮就又引导着人们，谈起来换地的事儿。

赵明亮说：“我给大家找笔账算，看谁的眼头清。咱们村和曹坊间的田地里，有多少地墒沟，一共占去了多少地不能种？谁要能算清这笔账，我就服他有本事。”

人们都觉得没法算清这笔账。有人提出来另一笔账，向赵明亮顶嘴：“我也有一笔账，你要能算清，我也服你有本事。你说山上有多少块石头，坑里有多少条泥鳅？”

赵明亮先说了一句：“谁和你抬死杠哪！”又马上说：“我有个办法，专找两个人管记数，别的人挨边提一提吧。把所有的地墒沟，一条一条连在一块，按从咱们村边到曹坊村边一里路远，分成若干段落，这么着按段落算吧。……不管怎样，两条地墒沟准有一垄庄稼宽吧？……”

于是，大家便从村边杨树行那儿的一块地数起，一块

地一块地的計算起来了。計算了不大会，大家紛紛說：

“哟！这么一来，的确不是个小数目。”

“你看够养活几家人的吧？”

“我看这样好不好？咱们也不用再算了，誰要每年給我这么多地的收成，我任什么也不要了。”

“哈哈，你想的倒不坏啊！……”

大家正談的很热火，又一伙兒人赶向这里来了。咕咕瞪瞪，一溜小跑，有多大嗓門使多大嗓門，直叫喊。他們还都带着镰刀和鉄鍬，起棉花秸、散粪的家俱。

赵明亮看着新赶来的人們，来到这里停住脚不向前走了，他就更起劲的談起来換地的好处：“大家想想，用拖拉机耕种，差一差二的地，还能显出两样来？再說，咱们的地在曹坊村头上，到那里去做活，来回要跑多少冤枉腿！……”哪料想談到这里，有人插了这么一句：“哼！曹坊社里净些有冰化不出来水的人，換地他們还不識好呢！”赵明亮猛一轉脸，发现那人站在一棵碗口粗的小柳树上，那人插过話，又面向远方探望开拖拉机了。

赵青石一听到那人的話，馬上斜弄过去身子，瞪着眼向那里直打量。“瞧！这不是已經給了群众坏影响！”赵青石的心事越大了，他越想越不安心，“什么人气不瞎眼，遇上了曹坊社里，曹同春这号社主任！”

怕那人再多嘴，赵明亮赶快还口說：“沒影兒的事！你听誰說的这号話？”

这时，赵青石又轉脸打量了打量赵明亮，心里說：“你

还說沒影兒的事哩。今天上午，我在曹坊西头，碰上了曹同春，我和他說过了一場子話。連曹同春都向我說過这号話了！”

那人忍不住又开了腔：“誰要不相信我的話，誰就去打听打听。”“我用不着打听……”赵明亮就地拾了一块土，向那人投了过去：“你照家伙！我叫你在这里瞎噠噠！”看着那人躲开投过去的土块，还想开腔，赵明亮就走到树跟前，抱住树身子，尽力搖晃。赵明亮一面搖晃着树，一面說着：“我叫你再不听話！……我看你再瞎噠噠！……”树搖晃的很厉害，那人站不安穩了。赵明亮还搖晃着树，連声說：“好吧。你从树上掉下来跌死，我也不該偿命。……看你到底听話不听話！……”

从村里又赶来了一伙兒人，連跑帶喊：

“快跑，快跑，赶上啦。”

“你把吃奶的劲都使上吧。看咱們誰先迎到拖拉机跟前去了。”

那人趁着这伙兒人从这里經過，咕噠声从树上跳下来，跟他們向前走了。

这时，赵青石也跳下树来。因为老心里七上八下，他猛一用力，跳下来好久，树枝还忽忽悠悠，落着黃叶。

赵青石也想再向前去迎接拖拉机。临动身前，赵青石把赵明亮叫到一旁去，向他反映情况：“我今天上午和曹同春說過話了。那时，我問他：‘換地你們动員的怎么样啦？’他說：‘連一点門还没有哩，这怎么弄呢？’我一說，

‘我就不信你没办法。’他竟当头给我一棒槌：‘你们到我们村上来帮助下工作唄！’按他平常的情形說，他现在哪里是真叫去帮助工作，明明他那是說气話。……这号人，誰有两只眼，也能让他气瞎一对！”

赵明亮老打量着赵青石听他講話，并不插一句嘴。

“这就怪了！明摆着是曹同春有問題，赵明亮为什么好象在我身上还花心思呢！”赵青石还没說完話，就不由的这么想开了。

二

离开赵明亮不久，赵青石就看着前面有一团黑影，那就是曹坊村。赵青石走的这条大路，正好从曹坊村后的枣树林間穿过去。曹坊也有些人，走出村来，站在村边上，等着看拖拉机。

当赵青石刚走到曹坊村后的枣树林間，就看到附近的一棵枣树旁，立着一个人影。接着，那里擦火点烟的光亮一閃，赵青石就認清那是曹同春了。赵青石要趁这工夫，再和曹同春談談換地的事兒，就照直走到他跟前。但是，不等赵青石开口，曹同春就探过手去，还伸起大拇指說：“赵青石，別看你们村上有了拖拉机站，往后我们还敢向你们挑战。咱们看看誰是这一个！”縮回大拇指，又伸起小指头說：“我們要不敢，我就是这一个！”

“瞧你那股勁，”趙青石順口這麼回應了，打算轉口談正經事兒。

“按說，你們村是重點，哪村能比得了！”曹同春又馬上開了腔，“可是，也要知道有狀元的師父，沒狀元的徒弟。老實說，俺村上要象你們村上那樣，一直住着幹部幫助工作，咱們現在還說不定誰上誰下哩。”

趙青石看着曹同春老說頂牛的話，一時壓不住火，也不由的頂了一句：“早知道你有這號心，什麼時候幹部來了，我就什麼時候向你們村上領！”話沒落音，他就想到這話說錯了，立刻又補上一句：“算了算了，別說廢話了。談正經事好了。……”

“怎麼說？幹部上你們村上去了，你向我們村上領？”曹同春當真拿開邪了，反問了一句又說：“不敢，不敢，那我們不敢當！”

“是我說錯了，我收回來我這話好不好！”趙青石盡量想彌補掉自己的缺陷。

“你看着辦唄！”曹同春並沒消氣。

趙青石皺了眉頭，兩道眉毛間鼓起一道小肉峰。忍了又忍，把題外的話都拋開，趙青石照直問曹同春：

“喂！咱們快談談換地的問題吧！听你昨天說，連一點門也沒有，今天有沒有好轉？”

曹同春揚起了臉，盤算着，慢吞吞的說：

“瞧！……平地上一夜還能長出來一座山……沒那麼快的事兒……”

关于赵楼和曹坊换地的事兒，前几天在乡支委会上討論时，曹同春已經同意了。但是，思想上并沒真正搞通，会后又听了一股邪风，他又变了卦。赵青石看着曹同春的态度，昨天和今天都是一个样兒，就不再探問下去了。盘算了盘算，赵青石就說到自己村上的情况，看曹同春有什么反映：“换地，我們村上沒有不贊成的人。刚才，我还听到我們村上人們的反映哩。你要不信我的話，你去問問赵明亮好了。大概現在赵明亮还正在那边，和人們談着話哩。”

曹同春有口无心，含含糊糊的回应：“对，就那吧。……”

“直到眼前，我还不全信你們就沒一点門路！”

“你不信，我有什么办法！”

不断有向远处迎接拖拉机的人們，从一旁的大路上經過。赵明亮和那伙兒人談了陣話，看着人們对换地没什么顧慮，也向前去迎接拖拉机。赵明亮来到这里，一听到赵青石和曹同春談話，他就急忙向他們那里走。怕赵明亮来到再提出换地的事兒，不好回話，曹同春一瞧見他就轉身走开了。

“曹同春，你做什么去？”赵明亮心里盘算着，向曹同春打招呼。

“刚才有人找我，我得赶紧去看看，”曹同春打瞎話，并不回头望一望。

星星高高的挂在天上，枣枝落光了叶，光秃秃的紋絲

不动。赵明亮走到赵青石跟前，沉悶了一会，才向他說：

“你們剛才談的什麼？”

“哼！”赵青石瓮声瓮气，慢吞吞的回应了一句半句，
“还用問……”

月亮还没露面，天上只閃着星星。光秃的枣树枝，隱隱約約，不大显亮。赵明亮已經摸到曹同春对換地的态度了，并且对赵青石也担着一份心。赵明亮和赵青石一面談着話，一面向別处走。一条乱枣枝，挂住赵明亮的衣裳襟，使他停下了。赵青石也只好停下来。

“刚才，你們两个沒鬧意見吧？”赵明亮一面摆弄着挂在乱枣枝上的衣裳襟，一面說，“曹同春的毛病能碰得人的眼珠子乒乓响，再明显不过了。这不用多說，你也很清楚。你呢，也是个急性子人。我真耽心你們两个，往后会鬧不团結。不錯，你的性子是改变多了。可是，往后工作不只是一村一社的問題，村和村，社和社，互相間直接的来往多起来了。不管怎样，咱們要首先注意团結！”

赵青石撇掉横在他眉头前边的一条小枣枝，一骨节一骨节的招弄着，不声不响的听赵明亮說話。赵青石过去性子急躁，出过許多差錯。虽然現在已下定决心改正缺点，不过还没有明显的表現，赵青石就不好意思向赵明亮表示态度。赵明亮一再的提到这些話，赵青石不得不說：

“往后瞧！要是由我身上使工作出了漏洞，誰用秤鉤子挂住我的牙巴骨剝皮，我一声也不吱哟！”

“并不是你身上一点不痒痒，我单戳你的胳肢窝。我

看着你和曹同春过去頂过牛，你現在虽然没什么，我也再特别关照你一下。”赵明亮耽心工作上万一出了差錯，心里总象堆着一堆乱枣枝。

赵青石只有心里使劲，不願再多說話了。他把招弄断的一撮枣枝棒，往地上一撒。枣枝棒落在乱枣叶上，呼啦呼啦响。

这时，四处人影紛紛乱动，发出欢呼声。拖拉机已經露了影，赵青石和赵明亮就分手迎接拖拉机去了。

突突突，突突突，馬达声越响越近。拖拉机上的灯光，把夜晚的大道，照出一条又寬又长的亮胡同。

人們一走到拖拉机跟前，都拥拥挤挤，尽量想多看上几眼。光看不尽兴，还拼命直叫喊，好象集場子一样熱鬧。

“这物件怎这么大劲头，一調屁股，地上就擰一道沟！”

“我的天哪！这得套上一个村上的牲口，才能拉得动哪！”

“你过来摸摸，軋过去的这印！”

“啊唷！……”

这几部拖拉机是从一个国营农場里調来的，走了小半夜，才走到这里了。每部拖拉机都围滿了人們，几乎难向前开动了。赵青石一来到，就走在先头的一部拖拉机上，一会向这里瞧瞧，一会向那里瞧瞧。先头的这部拖拉机后头，老是跟随着許多人，乱摸軋过去的印。赵青石大声向那里打招呼：“你們不要在那里聚堆，讓开路，后边又

过来了。要是讓机器拨弄住，可不象秫秸刺一下呀！”越
来人越多，拥拥挤挤，有些人离开路乱踏田地。赵青石
才要向这些人打招呼，不料想曹同春喊过话来：“喂，喂
喂，赵青石……在拖拉机上什么味道……”赵青石不便插
口，装作沒听见，繼續向群众打招呼。

曹同春向赵青石耍过那陣痒痒腔，当时想躲开他，回
到村里去，不看拖拉机了，結果是耐不住，又随着人們
一同赶来了。曹同春看到赵青石在拖拉机上的那股高兴
劲，心里老覺得不服气，不由的說开了痒痒話。看看赵青
石不理睬，曹同春又大喊大叫，耍痒痒腔：“旧社会，凡人
不敢上金鑾殿坐龙墩，怕坐上去走了魂。現在不是旧社
会，拖拉机又不是龙墩，瞧赵青石还有点站不牢稳呢。哈
哈！”

这时，又不便向曹同春提意見，又不能老不开口，赵
青石只好說：“这里有个空，你上来吧。”

曹同春却馬上回应：“我不……是香是甜，讓你一壶
喝光！”

一伙兒人，眼看就踏进一块紅薯地里去。赵青石急
忙下了拖拉机，走到那里，先支架开胳膊当栏杆，把人們
挡住：“老不听話，这是怎么啦！”又揮着支架开的胳膊，摆
出赶鷄的样兒：“啾吼！……啾吼，啾吼……你們象打不退
的偷食鷄，死向地里鑽……”看看沒人踐踏紅薯地了，赵
青石才赶到前边去，又上了拖拉机。可是，左看右看，赵
青石沒再看到曹同春的影兒。

拖拉机开到曹坊村后，遇上一条陡路岔。因为要转弯，拖拉机停下了。曹同春向赵青石耍了一阵痒痒腔，就赌气先回到村边上来。但是，他还舍不得躲回家去，就悄悄躲在村边枣树行间，靠着一棵树身子，等着看拖拉机。这时，赵青石正好站在拖拉机车灯照出的一条亮胡同中，被曹同春瞧见了。曹同春不知不觉，就要表示一下，他们村上就是没有拖拉机站，也不向外村上示弱，打开了呼哨：

“吱儿！……吱吱……吱儿，吱儿……”

赵青石听得出曹同春是什么用意，就不声不响，转身向黑影里躲，免得多发生个人纠纷。

拖拉机手很快照量好了路向。曹同春已经看不见赵青石的影儿，还在拖拉机开动时，故意自己给自己壮气吆号子：“一、二、三——开动！”拖拉机开动了，他又把手卷成号筒，吹奏起来：“嗒，嗒嗒……嗒嗒嗒，嘀嘀嗒……”

马达声震天震地，人声闹闹嚷嚷。曹同春的一切表现，赵青石全都看透了。赵青石一直使着一股劲儿，没有发躁发火，忍耐下来了。这股劲，使得他眉头上滚着大汗珠，心里热火燎辣，喉咙里好象冒火苗。

三

曹同春曾三番五次的想和赵青石犟气，躲避到曹坊